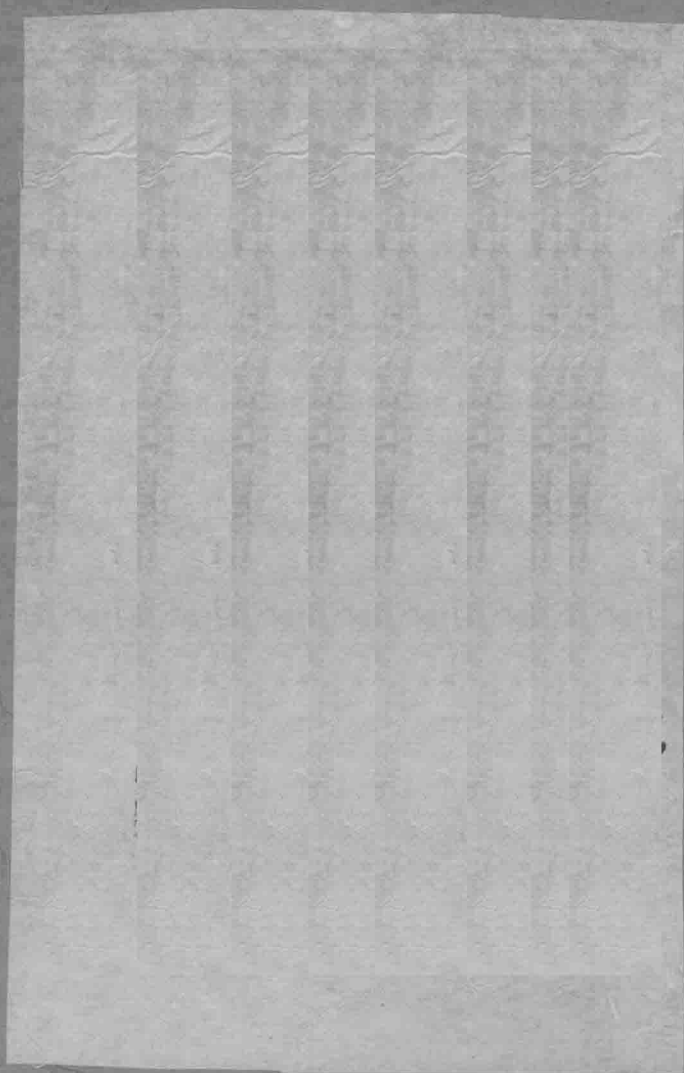




舊唐書卷一百八十六下

列傳第一百三十六下

酷吏下

姚紹之

周利貞

王旭

吉溫

王鈞嚴安之盧鉉附

羅希奭

毛若虛

敬羽

裴昇畢曜附

姚紹之湖州武康人也解褐典儀累拜監察御史中宗朝武三思恃庶人勢駙馬都尉王同皎謀誅之事洩令紹之案問而誅同皎紹之初案問同皎張仲之祖延慶謀衣袖中發調弩射三思伺其便未果宋之遜以其外妹妻延慶曰今日將行何事而以妻爲之遜固抑而延慶且洽其心矣之遜子曇密發之乃敕右臺大夫李承嘉與紹之案於新開門內初紹之將直盡其事詔宰相李嶠等對問諸相懼三思威權但僮僂佯不問仲之延慶言曰宰相中有

附會三思者嶠與承嘉耳言復說誘紹之其事乃變遂密置人力
十餘命引仲之對問至卽爲紹之所禽塞口反接送獄中紹之還
謂仲之曰張三事不諧矣仲之固言三思反狀紹之命棒之而臂
折大呼天者六七謂紹之曰反賊臂且折矣命已輸汝當訴爾於
天帝因裂衫以束之乃自誣反而遇誅紹之自此神氣自若朝廷
側目累遷左臺侍御史奉使江左經汴州辱錄事參軍魏傳弓尋
拜監察御史紹之後坐贓污詔傳弓案之獲贓五千餘貫以聞當
坐死韋庶人妹保持之遂黜放爲嶺南瓊山尉傳弓初案紹之紹
之在揚州色動謂長吏盧萬石曰頃辱傳弓今爲所案紹之歟矣
逃入西京爲萬年尉禽之擊折其足因授南陵令員外置開元十
三年累轉括州長史同正員不預知州事歟
周利貞神龍初爲侍御史附託權要爲桓彥範敬暉等五王嫉之

出爲嘉州司馬時中書舍人崔湜與桓敬善武三思用事禁中彥
範憂之託心腹於湜湜反露其計於三思爲三思所中盡流嶺南
湜勸盡殺之以絕其歸望三思問誰可使者利貞卽湜之表兄因
舉爲此行利貞至皆鳩殺之因擢爲左臺御史中丞先天元年爲
廣州都督時湜爲中書令與僕射劉幽求不叶陷幽求徙于嶺表
諷利貞殺之爲桂州都督王峻護之逗畱獲免無何玄宗正位利
貞與薛季昶宋之問同賜死於桂州驛

王旭太原祁人也曾祖珪貞觀初爲侍中尙永寧公主旭解褐鴻
州參軍轉兗州兵曹神龍元年正月張柬之桓彥範等誅張易之
昌宗兄弟尊立孝和皇帝其兄昌儀先貶乾封尉旭斬之齎其首
赴于東都遷并州錄事參軍唐隆元年玄宗誅韋庶人等并州長
史周仁軌韋氏之黨有詔誅之旭不覆敕又斬其首馳赴西京開

元二年累遷左臺侍御史時光祿少卿盧崇道以崔湜妻父貶於嶺外逃歸匿於東都爲讐家所發詔旭究其獄旭欲擅其威權因捕崇道親黨數十人皆極其楚毒然後結成其臯崇道及三子並杖死於都亭驛門生親友皆決杖流貶時得臯多是知名之士四海冤之旭又與御史大夫李傑不叶遞相糾訐傑竟左遷衢州刺史旭旣得志擅行威福由是朝廷畏而鄙之五年遷左司郎中常帶侍御史旭爲吏嚴苛左右無敢支梧每銜命推劾一見無不輸款者時宋王憲府掾紀希蚪兄任劔南縣令被告有賊私旭使至蜀鞠之其妻美旭威逼之因奏決殺縣令納贓數千萬至六年希蚪遣奴詐爲祇承人受顧在臺事旭累月旭賞之召入宅中委以腹心其奴密記旭受饋遺屬託事乃成數千貫歸謁希蚪希蚪銜泣見憲敘以家冤憲憫之執其狀以奏詔付臺司劾之賊私累巨

萬貶龍平尉憤恚而死甚爲時人之所慶快

吉溫天官侍郎項弟琚之孽子也謫詭能諂事人游於中貴門愛若親戚性禁害果於推劾天寶初爲新豐丞時太子文學薛疑承恩倖引溫入對立宗目之而謂疑曰是一不良漢朕不要也時蕭炁爲河南尹河南府有事京臺差溫推詰事連炁堅執不舍賴炁與右相李林甫善抑而免之及溫遷炁已爲京兆尹一唱萬年尉卽就其官人爲危之時驃騎高力士常止宿宮禁或時出外第炁必謁焉溫先馳與力士言謔甚洽握手呼行第炁覷之歎伏及他日溫謁炁於府庭遽布心腹曰他日不敢隳國家法今日已後洗心事公炁復與盡歡會林甫與左相李適之駙馬張垠不叶適之兼兵部尙書垠兄均爲兵部侍郎林甫遣人訐出兵部銓曹主簿事令史六十餘人僞濫事圖覆其官長詔出付京兆府與憲司對

問數日竟不究其由。吳使溫劾之。溫於院中分囚於兩處。溫於後廳佯取兩重囚訊之。或杖或壓。痛苦之聲。所不忍聞。卽云若存性命。乞紙盡。荅令史輩素諳溫。各自誣伏。皇及溫引問。無敢違者。晷刻間事輯。驗囚無拷訊決罰處。常云若遇知己。南山白額獸不足縛也。會李林甫將起刑獄。除不附己者。乃引之於門。與羅希奭同鍛鍊。詔獄五載。因中官納其外甥武敬一女爲盛王琦妃。擢京兆府士曹。時林甫專謀不利於東儲。以左驍衛兵曹柳勣杜良娣妹壻。令溫推之。溫追著作郎王曾前。右司禦率府倉曹王修己。左武衛司戈盧寧。左威衛騎曹徐徵。同就臺鞠。數日而獄成。勣等杖臥積屍於大理寺。六載。林甫又以戶部侍郎兼御史中丞楊慎矜違忤其旨。御史中丞王鉷與慎矜親而嫉之。同構其事。云蓄圖讖。以己是隋煬帝子孫。關於興復。林甫又奏付溫鞠焉。慎矜下獄繫之。

使溫於東京收捕其兄少府少監慎餘弟洛陽令慎名於汝州捕其門客史敬忠敬忠頗有學管與朝貴游蹉跎不進與溫父琚情契甚密溫孩孺時敬忠嘗抱撫之溫令河南丞姚開就禽之鎖其頸布袂蒙面以見溫溫驅之於前不交一言欲及京使典誘之云楊慎矜今款招已成須子一辨若解人意必活忤之必死敬忠回首曰七郎乞一紙溫佯不與見詞懇乃於桑下令荅三紙辯皆符溫旨喜曰丈人莫相怪遂徐下拜及至溫湯始鞠慎矜以敬忠詞爲證及再搜其家不得圖識林甫恐事洩危之乃使御史盧鉉入搜鉉乃袖識書而入於隱僻中詎而出曰逆賊牢藏祕記今得之矣指於慎矜小妻韓珠團婢見舉家惶懼且行捶擊誰敢忤焉獄乃成慎矜兄弟賜死溫自是威振衣冠不敢偶言溫早以嚴毒聞頻知詔獄忍行枉濫推事未訊問已作奏狀計贓數及被引問便

懼懾卽隨意而書無敢惜其生者因不加拷擊獄成矣林甫深以
溫爲能擢戶部郎中常帶御史林甫雖倚以爪牙溫又見安祿山
受主恩驃騎高力士居中用事皆附會其間結爲兄弟常謂祿山
曰李右相雖觀察人事親於三兄必不以兄爲宰相溫雖被驅使
必不超擢若三兄奏溫爲相卽奏兄堪大任擠出林甫是兩人必
爲相矣祿山悅之時祿山承恩無敵驟言溫能立宗亦忘曩歲之
語十載祿山加河東節度因奏溫爲河東節度副使并知節度營
田及管内采訪監察畱後事其載又加兼鴈門太守仍知安邊郡
鑄錢事賜紫金魚袋及丁所生憂祿山又奏起復爲本官尋復奏
爲魏郡太守兼侍御史楊國忠入相素與溫交通追入爲御史中
丞仍充京畿關內采訪處置使溫於范陽辭祿山令累路館驛作
白紬帳以候之又令男慶緒出界送擁馬出驛數十步及至西京

朝廷動靜輒報祿山信宿而達十三載正月祿山入朝拜左僕射
充閑廐使因奏加溫武部侍郎兼御史中丞充閑廐苑內營田五
坊等副使時楊國忠與祿山嫌隙已成溫轉厚於祿山國忠又忌
之其冬河東太守韋陟入奏於華清宮陟自謂失職託於溫結歡
於祿山廣載河東土物饋於溫又及權貴國忠諷評事吳豸之使
鄉人告之召付中書門下對法官鞠之陟伏其狀貶桂嶺尉溫豐
陽長史溫判官員錫新興尉明年溫又坐賊七千匹及奪人口馬
奸穢事發貶端州高要尉溫至嶺外遷延不進依於張博濟止於
始安郡八月遣大理司直蔣沈鞠之溫死於獄中博濟及始安太
守羅希奭死於州門初溫之貶斥立宗在華清宮謂朝臣曰吉溫
是酷吏子姪朕被人誑惑用之至此屢勸朕起刑獄以作威福朕
不受其言今去矣卿等皆可安枕也初開元九年有王鈞爲洛陽

尉十八年有嚴安之爲河南丞皆性毒虐答罰人畏其不死皆杖
訖不放起須其腫憤徐乃重杖之懊血流地苦楚欲死鈞與安之
始睂目喜暢故人吏懾懼溫則售身權貴敝衣冠來頗異耳溫
九月外始興十一月祿山起兵作亂人謂與溫報讐耳祿山入洛
陽城卽僞位立宗幸蜀後祿山求得溫一子纔六七歲授河南府
參軍給與財帛初溫之案楊慎矜侍御史盧鉉同其事鉉初爲御
史作韋堅判官及堅爲李林甫所嫉鉉以堅款曲發於林甫冀售
其身及案慎矜鉉先與張瑄同臺情旨素厚貴取媚於權臣誣瑄
與楊慎矜共解圖識持之爲驢駒板櫪以成其獄又爲王鉷閑廐
判官鉷緣邢絳事朝堂被推鉉證云大夫將白帖索廐馬五百匹
以助逆我不與之鉉死在晷刻鉉忍誣之眾咸怒恨焉及被貶爲
廬江長史在郡忽見瑄爲崇乃云端公何得來乞命不自由鉉須

吏而卒

羅希奭本杭州人也近家洛陽鴻臚少卿張博濟堂外甥爲吏持法深刻天寶初右相李林甫引與吉溫持獄又與希奭姻婭自御史臺主簿再遷殿中侍御史自韋堅皇甫惟明李適之柳勣裴敦復李邕鄔元昌楊慎矜趙奉璋下獄事皆與溫鍛鍊故時稱羅鉗吉綱惡其深刻也八載除刑部員外轉郎中十一載李林甫卒出爲中部始安二太守仍充當管經略使十四載以張博濟吉溫韋陟韋誠奢李從一員錫等流貶皆於始安希奭或令假攝右相楊國忠奏遣司直蔣沈往案之復令張光奇替爲始安太守仍降敕曰前始安郡太守充當管經略使羅希奭幸此資序叨居牧守地列要蒞人多竄殛尤加委任冀絕姦譌翻乃嘯結逋逃羣聚不逞應是流貶公然安置或差攝郡縣割剝黎甿或輟借館宇侵擾人

吏不唯輕侮典憲實亦隳壞紀綱擢髮數憊豈多其臯可貶海東
郡海康尉員外置張博濟往託回邪迹惟憑恃嘗自抵犯又坐親
姻前後貶官歲月頗久逗留不赴情狀難容及命案舉仍更潛匿
亡命遁刑莫斯爲甚然當切害合峻常刑宜於所在各決重杖六
十使夫爲政之士克守章程負臯之人期於悛革凡厥在位宜各
悉心時員錫李從一韋誠奢吉承恩然決杖遣司直宇文審往監
之

毛若虛絳州太平人也眉毛覆於眼其性殘忍初爲蜀川縣尉使
司以推句見任天寶末爲武功丞年已六十餘矣肅宗收兩京除
監察御史審國用不足上策徵剝財貨有潤於公者日有進奉漸
見任用稱旨每推一人未鞠卽先收其家資以定贓數不滿望卽
攤徵鄉里近親峻其威權人皆懼歟輸納不差曷刻乾元二年鳳

翔府七坊押官先行剽劫州縣不能制因有劫殺事縣尉謝夷甫
因眾怒遂榜殺之其妻訴於李輔國輔國奏請御史孫瑩鞠之瑩
不能正其事又令中丞崔伯陽三司使礪訊之又不證成其辜因
令若虛推之遂歸舉於夷甫伯陽與之言若虛頗不遜伯陽數讓
之若虛馳謁告急肅宗曰卿且出對曰臣出卽死矣肅宗潛留若
虛簾內召伯陽至伯陽頗短若虛上怒叱出之因流貶伯陽同推
官十餘人皆於嶺外遠惡處宰相李峴以左右於瑩等亦被貶斥
於是若虛威震朝列公卿懾懼矣尋擢爲御史中丞上元元年貶
賓化尉而死

敬羽寶鼎人也父昭道開元初爲監察御史羽貌寢而性便僻善
候人意旨天寶九載爲康成縣尉安恩順爲朔方節度使引在幕
下及肅宗於靈武卽大位羽尋擢爲監察御史以苛刻徵剝求進

及收兩京後轉見委任作大枷有劄尾榆著卽悶絕又臥囚於地以門關轆其腹號爲肉餠飪掘地爲阬實以棘刺以敗席覆上領囚臨阬訊之必墜其中萬刺攢之又捕逐錢貨不減毛若虛上元中擢爲御史中丞太子少傅宗正卿鄭國公李遵爲宗子通事舍人李若冰告其贓私詔羽案之羽延遵各危坐於小牀羽小瘦遵豐碩頃間問卽倒請垂足羽曰尙書下獄是囚羽禮延坐何得慢邪遵絕倒者數四請問羽徐應之授紙筆書贓數千貫奏之肅宗以勳舊舍之但停宗正卿及嗣薛王珍潛謀不軌詔羽鞠之羽召支黨羅於廷索劄尾榆枷之布拷訊之具以燒之信宿成獄珍坐死右衛將軍竇如玢試都水使者崔昌等九人並斬太子洗馬趙非熊陳王府長史陳閔楚州司馬張昂左武衛兵曹參軍焦自榮前鳳翔府郾縣主簿李岳廣文館進士張贇等六人決殺駙馬都

尉辭履謙賜自盡左散騎常侍張鎬貶辰州司戶胡人康謙善賈
資產億萬計楊國忠爲相授安南都護至德中爲試鴻臚卿專知
山南東路驛人嫉之告其陰通史朝義謙髭鬚長三尺過帶案之
兩宿鬢鬚皆禿剝躁亦拷碎視之者以爲鬼物非人類也乞舍其
生以後送狀奏殺之沒其資產羽與毛若虛在臺五六年間臺中
囚繫不絕又有裴昇畢曜同爲御史皆酷毒人之陷刑當時有毛
敬裴畢之稱裴畢尋又流黔中羽寶應元年貶爲道州刺史尋有
詔殺之羽聞之衣凶服南奔溪洞爲吏所禽臨刑袖中執州縣官
吏犯贓私狀數紙曰有人通此狀恨不得推究其事主州政者無
妄寢也

贊曰王德將衰政在姦臣鷹犬搏擊縱之者人遭其毒螫可爲悲
辛作法爲害延濫不仁